第 19卷第 2期
2001年 6月

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 of Xi án Aerotechnical College

Vol. 19No. 2
Jun. 2001

夜听胡笳折杨柳　高高秋月照孤城

—— 论盛唐边塞诗中月的意象

苏志敏[1]　张　雷[2]

(1.陕西师大 文学院,西安 710062; 2.西安航专 党委宣传部,西安 710077)

摘　要: 月是盛唐边塞诗中常见的意象,经过长期的审美积淀和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悟,伴随着浩渺苍茫的宇宙时空,蕴含了阔大深远的历史意味,营造出雄浑高古的审美境界。月和孤城、胡乐组合,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使盛唐边塞诗画面更富立体感,意境更雄浑深远,情感更深沉含蓄。

关键词:　盛唐边塞诗　意象　月　城　胡乐

盛唐边塞诗作为反映战争主题的文学样式,以其雄浑悲壮的意境、深邃悠远的审美意味、深沉凝重的情感张力,拓展了盛唐诗歌创作的领域,达到了中国边塞诗的最高成就。在盛唐边塞诗中,孤美苍茫的意象得以恰如其分的运用无疑是构成其独特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对这些意象的意蕴、作用加以心理的、审美的阐释,有助于揭示盛唐边塞诗高度发展的内在动因,更有助于对诗歌丰富内蕴的把握和体悟。

在盛唐边塞诗中,"月"作为最常见、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在开掘边塞诗的内蕴、构建边塞诗的意境、涵括边塞诗的情感诸方面都起着独特的作用。本文将以月的意象为主,兼及孤城、胡乐,探讨它们的意味以及对开拓盛唐边塞诗的内容、意境和情感的作用。

"月"作为盛唐边塞诗中频繁出现且独具意味的意象,经历了长期的审美积淀和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内核和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基础。

《华严经》云: "月印万川"。月始终循着自身的规律运动,时圆时缺、或明或晦,周而复始。但

* 收稿日期: 2001- 04- 16
作者简介: 苏志敏,女,1973年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唐宋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在中国人的诗性心灵中,月不只是宇宙间无生命的自然物,它既代表着运动,又象征着永恒,以其的存在与变化不断启迪着人们的哲思。今人虽然不能见古月,但古月依旧照今人,人生代代无穷已,却共看长天汉家月。在这里,长空中的那轮皎皎孤月不仅阅尽了历史的沧桑,而且成为人们可以"翻阅"的历史见证。而孕育边塞诗人,既有一望无际的大漠草原、荒凉沉寂的戈壁沙漠、绵延不绝的青山雪岭等自然环境,又有无语向苍穹的古战场、巍巍矗立的要塞孤城等人文因素。前者是客观背景,后者则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结果,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空白。千百年来上演的惨烈厮杀、"一切功成万骨枯"的无情、不断增添的离乡游魂以及戍边将士的报国忠心和思乡情愁等活动过程,都需要加以重视。而从亘古洪荒走来的月亮无言地见证着这些历史画面,诱发着诗人的情思,成为诗人反思历史、寄寓意兴的载体。所以"月"作为一种精神原型,总蕴含着阔大深远的历史意味,激发人们悠远深长的思古幽情。"月"这个意象也就穿透了浩渺苍茫的宇宙时空而出现在边塞诗中,为边塞诗营造出雄浑高古的审美境界。

月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征,使它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文学中。《易·中孚》就有"月几望,马匹亡"的爻辞,描述了将圆而未圆的冷月清光映照下古战场的苍凉悲壮。《诗经》中一些征戍诗也借月起兴,如《邶风·雄雉》中"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小雅·杕杜》中"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在《易》中,月是象;在《诗经》中,月是兴。但是无论是作为《易》中的象还是《诗经》中的触兴之物,月都是一个物象,本身并无意义,它所隐喻的意或所兴起的情都是附加的,随意而不确定。汉乐府民歌和建安诗歌继承了《诗经》"赋"的传统,月作为触兴之物,不再兴起有关政教、伦理的崇高情感,而成为纯粹的自然物象。诗人望月生情,产生的情感却与月毫无关系,月只是以抒情契机出现在作品中。

直到南北朝后期,月的形象和它所蕴含的意味才开始有固定的统一形式。如"秋月上中天,迥照关城前"(陈后主《关山月》)、"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北周·王褒《关山月》)、"无复汉地长安月,惟有漠北蓟城月"(北周·王褒《燕歌行》)等。再如庾信《出自蓟北门行》中的"关山连汉月,陇水向秦城"、陈后主《饮马长城窟行》中的"月色含城暗,边声杂塞长"、徐陵《出自蓟北门行》中的"天云如蛇阵,汉月带胡愁"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月作为触兴之物,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有了固定的意味;它所触发的情感不再是勉强的、随意的,而与其自然特征相关联。关山重重,孤城巍巍,秋月无声,尽显天地的阔大邈远和苍茫清冷;"汉月"、"秦城"的联想又为诗境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凝重;而"汉地长安月"和"漠北蓟城月"的对照更为诗意抹上了几许哀思、几许无奈:另有意味的月使诗的境界变得开阔峻朗,深远苍凉。但是,除了由南入北的庾信、王褒对北方风物有切身的体验,能够真正将情思融入月中外,其余南朝诗人创作的边塞诗都是仿乐府旧题的书斋之作,只是宫廷文学之余的调剂,因而月还带有较强的具象性,更多的依然是诗人抒情的契机而不是融合了诗人情感的精神原型。

如果说南北朝诗人笔下的月还偏重于其本身的特征,多是“霜月”、“冷月”、“晓月”、“夜月”;那么唐代诗人则在月的形象中融入了诗人的心象,月不仅不受具体时空限制,而且会“愁”、会“悲”、会“垂泪”。心象和物象融合的“月”入诗,使得盛唐边塞诗较之前朝,情感更为含蓄深沉,“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如清庙朱弦,一唱三汉”(胡应麟《诗薮》);境界更为雄浑高古、苍凉悲壮。

盛唐边塞诗中“月”的运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作为独立的意象单独出现,诗人站在月光下,面对关山、遥望故园,不仅思古、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月更寄托了诗人岁月悠悠、乡愁无极的喟叹。

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 —— 岑参《宿铁关西馆》

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 —— 岑参《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 —— 岑参《送人赴安西》

歧路风将远,关山月共愁。 —— 高适《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王昌龄《出塞》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白《关山月》

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 李白《出自蓟北门行》

无论何时何地的人,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明月,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主体所处的环境和心境不同。眼前的明月既是塞外漠北征戍之人望眼欲穿的“故园月”,又是秦汉江南闺里少妇牵挂不已“关山月”;既是寄寓了怀古幽情的“汉月”、“秦时明月”,又是引人遐思迩想的“明月”、“海月”。诗的思绪随着月而纵横千年、驰骋万里,月光下的关山孤塞便弥漫着浓浓的乡思和历史的风烟。

无语的冷月超越了时空,因而无情,但在朗朗月光下穿越了时空的诗人却百感交集。这情感因月而生,又被诗人赋之于月,使月具有了人的种种情感。虽然月的“悲愁哀怨”不过折射了诗人的悲愁哀怨,却蕴含着深深的生命之痛,蕴含着几千年来无数征人思妇痛彻肺腑的哀思,“深情苦恨,襞积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陆时雍《诗镜总论》)。

另一种运用模式是与其它意象连用,最常见的就是与城和胡乐组合,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使诗的画面更富立体感,意境更为深远,情感更为深沉。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出口月欲出,光照关城楼。 —— 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

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　——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

楼中几度哭明月,笛里何人吹落梅。　——高适《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二

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　——王维《陇头吟》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怪不骄。　杜甫《后出塞》

征马去翩翩,秋城月正圆。　——崔颢《送单于裴都护》

胡乐经常演奏的曲子是《关山月》、《折杨柳》、《梅花落》等,常用的乐器是琵琶、羌笛、胡笳等。《乐府解题》曰:"《关山月》,伤离别也。……《宋书·五行志》曰:'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朱秬堂曰:"梅花落,春和之侯,军士感物怀归,故以为歌。"戍边将士远离中原,深入胡地,看的是胡风,听的是胡音,孤独之感、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乐为心声,最能表达心情、最动人心弦的当然是"伤离别"、"感物怀归"的《关山月》等曲调了。另一方面,音乐作为一种隐性语言,其旋律和歌辞中就蕴含着一定的意味,当它被文字化并进入诗歌时,所蕴含的靠听觉感受的情韵自然地转而与高度浓缩的曲调名和物质的名器结合,使得曲调名和乐器成为形式与内容合而为一的意象。盛唐边塞诗很少对音乐本身进行具体描摹,而是化曲名为一种虚景,巧借杨柳、梅花、月、关山等事物,虚实交错,奠定苍凉悲怆的抒情基调,以曲传情,并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拓展诗境,使画面更为丰富,情感更为深厚。

演奏这些曲子的乐器来自西域,是汉民族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但文化交流和武力冲突是并存的,边关孤城就是武力冲突的产物,诗人将二者结合,诗意中就有了几分讽刺、几分沉痛、几分无奈。

城与月一样无语,但月的无语给人以超脱之感,城的无语则给人以凝重之感。城独处大漠绝域之中、黄河雪海之畔,春风不度,杨柳不青,与雄奇博大的山川相比,显得渺小而孤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又是那么的寂寞荒凉。同时,城亲身经历过无数激战的场面,一次次毁于战火又一次次重建,雄踞高山之巅、险要之处,与四周的地势融为一体,有效地抵御着外族的入侵。诗人看到的是物质的城,想到的却是千百年来守城士卒的悲情和豪情,城已与人融为一体。因此,诗人状孤城的渺小荒凉,其实是在写征人远离家乡的孤独和寂寞,以及由此而生的不得还乡的愁思怨情;状孤城的坚固巍峨,其实是在写将士们精忠报国的壮志和无惧"流血浸空城"的顽强。这种种情思"全不说出,读未毕而言外目前可思可见矣,然亦终说不出"(钟惺《唐诗归》)。

孤城肃立,胡乐悠长,共看长天一轮明,诗人以深远之景寓凄切之情,隐凄切之情于深远之景中,一时间历史之痛、人生之悲扑面而来,然而读之虽沉重却并不压抑,虽痛苦却并不绝望,即使写悲切的思乡之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自有一种雄浑苍茫的气象,表现出盛唐人

广阔的胸襟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调极和平而格绝高远”(许学夷《诗源辨体》)。

盛唐边塞诗与《诗经》、汉乐府中行役之人就事论事的歌吟不同,它很少对具象进行铺叙,而是通过特定的意象或意象组合,将思考的焦点定位于苍莽寥廓的时空中,在厚重深沉的时空背景下探索人生、反省历史。同时,从军的经历、广博的见闻又带给诗人一种全新的体验,使盛唐边塞诗与南北朝文人在书斋中凭空想象的拟乐府不同,中天一轮明月无语,清辉洒在旷野之中,融融月色下的孤城更显得沉默而凝重,耳畔传来幽咽缠绵的乐声,景象壮阔而悲凉,倾注着诗人深切而独特的感悟。此时,士卒们会生出什么感想?是无限的乡愁,是立功的雄心,还是对现实的忧虑?抑或还有对大唐山川风物深沉的感情。

盛唐边塞诗的意象之所以会有如此丰富的内涵,能够营造出如此深邃的意境,首先得力于文化和文学本身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大唐帝国最繁盛的时期,疆域前所未有的辽阔。强盛的国力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辽阔的疆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并为有识之士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新天地。唐王朝以赫赫中央帝国之姿,不仅海纳百川般地兼收并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成气势博大、风骨沉雄的盛唐精神,还宽容甚至鼓励广大士子,特别是出身中下阶层的士子积极参与国事。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大大激发了士子的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感,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走出书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观民风、察民情的同时检讨历史、思索人生。这种将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价值观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形成诗人个性与时代精神结合的诗风,更进一步反映在边塞诗中,就是以诸如月、孤城、胡乐的意象为依托所表现出来的恢弘高远的意境和凝重深沉的情感。

另一方面,诗人们既看到了繁荣的表象,又敏感地觉察到表象背后所隐藏的矛盾,具体到边塞问题,使得诗人不仅仅关注某一次具体的战争,更对国家的边防政策、外交政策乃至整个边防史进行理性思索。将这种思索带入创作,诗中的意象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悲壮雄阔的艺术审美特征、历史的沉重感和内敛的情感张力。

参 考 文 献

[1] 《诗三家义集疏》[清]王先谦著,中华书局 1982年版.

[2]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著.

[3] 《岑参集校注》侯忠义,陈铁民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 《高适集校注》孙钦善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 《王昌龄诗集》黄明校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全唐诗》.

[7] 《晚唐钟声》傅道彬著,东方出版社,1995年.

[8] 《唐宋诗风流变史》阮忠著,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